

国际工人运动

历史和理论问题

1

II

国际工人运动

历史和理论问题

第二卷

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工人运动

(1871—1904)

工人出版社

029905

本书译者（以姓名笔划为序）：

王自杭 王奕康 冯昭珣 许高渝 张绍儒

张树廉 邱国倩 顾惠生 郑锦棠 仇合礼

梁爱菊 虞年斋

总校：冯昭珣 仇合礼

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二卷）

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室 编

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 字数：569,000

1984年4月北京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600

书号：3007·430 定价：4.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内容为从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书中对无产阶级成长为社会发展先锋队的主要过程作了全面的研究，对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作了分析比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着重论述了在世界革命过程中开创新纪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

本卷编辑委员会：

B. B. 扎格拉京 (主编)、A. A. 加尔金、Л. И. 耿茨别尔格、H. A. 科瓦尔斯基、H. Ф. 库兹明、T. T. 季莫菲也夫

编写组组长：

B. B. 扎格拉京 (教授)、T. T. 季莫菲也夫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主要编写人员：

Г. М. 阿尔达也夫 (经济学副博士)、M. B. 巴格莱 (法学博士)、И. А. 巴赫 (历史学博士)、A. Б. 维别尔 (历史学副博士)、A. A. 加尔金 (历史学博士)、Л. И. 耿茨别尔格 (历史学博士)、B. B. 扎格拉京 (教授)、Э. В. 克洛波夫 (历史学副博士)、H. A. 科瓦尔斯基 (历史学博士)、H. Ю. 科尔平斯基 (历史学副博士)、И. М. 克里沃古兹 (历史学博士)、H. Ф. 库兹明 (历史学博士)、Л. Б. 莫斯克文 (历史学副博士)、A. Л. 纳罗契尼茨基 (科学院院士)、Ю. С. 奥加尼斯扬 (历史学副博士)、A. Б. 列兹尼科夫 (历史学副博士)、B. Г. 塔尔塔科夫斯基 (历史学博士)、T. T. 季莫菲也夫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国 际 工 人 运 动

历史和理论问题

七卷本

总编辑委员会：

Б.Н. 波诺马廖夫 (主席)、 Т.Т. 季莫菲也夫 (副主席)、
А.И. 索波列夫 (副主席)、 О.Т. 波戈莫洛夫、 В.В. 沃尔斯基、
А.А. 加尔金、 Ю.М. 加鲁相茨、 Б.Г. 加富罗夫、 Г.Г. 捷利甘斯基、
Е.М. 茹科夫、 В.В. 扎格拉京、 А.Л. 纳罗契尼茨基、
А.П. 波雷瓦也夫、 С.С. 萨雷切夫、 М.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П.Н. 费多谢也夫、 С.С. 赫罗莫夫、 А.С. 契尔尼亚也夫、
А.Н. 什列帕科夫、 Я.Б. 施密拉尔

前言〔7〕①

工人阶级及其革命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从全人类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是极有意义和极其重要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工人阶级及其社会创造，不只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推动力，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因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起已经发展成为决定社会进步基本方向的因子。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无产阶级经受了哪些考验才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宰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从无产阶级经历过的道路中可以得出些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具有纯学术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请想一想围绕工人运动历史的各种问题迄今仍在开展的论战，就可以明白了。

这部书的第一卷涉及到工人阶级的诞生、工人阶级形成“自为的阶级”、工人运动的开端等问题②。第二卷论述的是使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臻于成熟的一些事件；书中展示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决定了无产阶级转变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使它能够与实践上手把人类从一切形式的阶级压迫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作者在研究这些事件和过程时，以科学的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不言而喻，这首先涉及到如何确定这一时期的时间界限问题。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列宁在着手研究历史上的（或者现在的）

① 方括弧中为原文页码，下同。

② 见《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第1卷（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形成革命的阶级）1976年莫斯科版。

2099/23

某一现象时，总是要求首先确切地判明所处时代的性质。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搞清楚，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当时是（或者现在是）怎么样的；必须确定，哪一个阶级当时是（或者现在是）这一发展的中心，哪些力量反对这一阶级，哪些力量靠拢它，是它的同盟军。他写道：“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8〕（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①

第二卷内容所论述的时代，根据列宁的定义，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是各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从进步的阶级转变为反动的阶级的时代。同时这也是新兴的阶级——无产阶级进行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②。

资产阶级正处在全胜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和美洲业已完全确立。“金融家”和牟取暴利的“天才”——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英雄”。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断涌向别的国家，使这些落后“边区”迅速殖民化。受奴役民族的血腥征服者被戴上桂冠，而争取自由的战士，那些竭力捍卫祖国使之不受残酷的外敌蹂躏的人，却被宣布为罪犯。

宗主国的工业和银行的联盟加上殖民地的丰富矿藏和人力资源，产生了嗜血成性，贪婪无厌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迅速扩大，它们时而结成集团，时而互相冲突，时而重又联合以对付更强大的对手。资本之间的不断搏斗为国家之间的搏斗准备着土壤。

但是在这一疯狂“繁荣”的深处，还有另一些过程在不可阻挡地加强，标志着金钱的独占统治地位的末日已经不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各种矛盾在积累着，它们日益深化，而其中占首位的是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具有爆炸性的劳动和资本之间、无产阶级群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23—124页。

② 见上书第125页。

众（社会是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存的）和一小撮资本家（他们无耻地把无产阶级群众无报酬的劳动据为己有）之间的对抗。

资本家阶级的机体在不断成长、成熟、靠了利润的滋养而脑满肠肥。但是在它的旁边无产阶级也在不断成长、成熟、愈来愈有觉悟、愈来愈有组织、愈来愈有战斗力，它的使命是使社会健全起来，把社会从资产阶级的寄生统治下解放出来。

工人阶级首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成长的，不仅在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某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各国范围之内逐渐变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民主自由的扩大，就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标志。〔9〕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又逐渐成为一支国际力量。这两个过程是并行发生的，互相交融又互相充实。工人阶级从客观上的国际因素逐渐变为事实上的即实践上的国际因素。

无产阶级的成长——不论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作为一个多结构的复杂过程而开展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不同的国家里，它们的结合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联系愈紧密，工人运动就愈益壮大，它的行动也就愈有成效。

蕴藏于地底下的各种未来的力量不时破土而出，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和谐。社会的间歇喷泉——一次次人民群众的首先是工人的大规模运动——标志着日益临近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折——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个重大阶段……

1913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一著作中，在谈到《共产党宣言》写成以来人类的发展道路时说：“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①读者面前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1页。

这一卷书的内容相当于列宁所提到的三个时期中的第二个时期。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试验，它标志着革命的工人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分界线。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②。

人类发展的新时代的确快来临了。但它不会自行到来。为此，工人阶级必须用相应的政策武装起来，掌握必要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团结成为一支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促使解决的正是这些任务。他们总结资本主义开始没落时期所特有的新现象，从而用一系列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结论来武装工人运动。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他们天才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演化的新阶段上社会发展的各种趋势，〔10〕后来列宁又对这些趋势作了全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广泛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回潮。他们对于创建和从思想上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事业所作的贡献也是无法估量的（而这一过程正是在上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内取得了广阔的规模）。

1883年马克思逝世了。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恩格斯一个人继续着两位伟大的朋友所开创的事业。现代的“马克思学家”竭力想缩小恩格斯一生最后十年的作用和功绩。他们企图把恩格斯说得令人无法捉摸，不知道他是蓬勃开展的阶级搏斗的消极旁观者呢，还是顽固的改良主义者。在本卷的相应各章里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看到，还在恩格斯生前就有人开始了这种捏造（这要归“功”于当时的右翼社会党人，他们向群众隐瞒了恩格斯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原则性论断）。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210页。（此处原文与《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不同，故译文与《马恩全集》中译文略有出入。《马恩全集》作：“……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译者）

而事实上，晚年的恩格斯是一位反对资本统治的炽热战士，热情的革命家，对新事物十分敏感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家，同时又是脚踏实地的清醒的实践家，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一切革命政党和劳动人民的组织的良师益友。他的精力和意志力是无穷的，他的知识、学问、深邃的科学见解是无限的。

但是到1895年恩格斯也与世长辞了。他逝世的时候正是工人运动的新需求日益增长、工人运动的新前景日益开阔的时候。

因此就有必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来制订和贯彻执行工人阶级的正确方针。这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继续前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的问题。工人运动的“和平”发展阶段结束了；剥削制度爆发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逐渐积累起来，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在理论和政策的制订方面，在革命运动本身方面来一次质的飞跃。

但是怎么实现这样的一次飞跃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说，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但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他们的“处方”包含着对革命斗争有致命危险的建议。他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吗？当然，他们是天才的理论家；他们的功绩是不容置辩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今非昔比了。因此，“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适用了，它过时了……〔11〕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力图“摒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修正主义者在“不要后退，要前进”的口号掩护下，不惜凭空捏造，企图“用新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实际上，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而首先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

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不仅是一些个人的错误的结果。它的流传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某些客观过程促成的。在本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思潮；资

本主义向它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引起它分化的一些过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的增强——这一切又是怎样导致右倾机会主义成为一种日常的现象的。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不孤单，与它同时并存的还有“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工人运动的压力的表现。从表面上看，它是与右倾机会主义极端对立的，实际上却是同一事物的另一个方面而已。

上世纪末“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大张挞伐，企图阉割马克思主义。

他们号召举行没有准备的发动，忽视客观实际，寄希望于“直接”行动，而不顾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左”倾分子特别喜欢抓住从无产阶级伟大导师著作中摘引出来的片言只语，把它变成教条，然后试图用它来“框”现实事件。顽固不化的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教条的不断重现（在新条件下往往转化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这就是那个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事实上这一切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丝毫不亚于右倾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任何教条主义绝不相容的，尽管教条主义可以用最漂亮的“极端革命的”口号掩饰起来；马克思主义也是与宗派主义绝不相容的，不管宗派主义以何种面目出现。

换句话说，十九世纪末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在第二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杂色的而其实质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思潮。后来，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不止一次地企图谴责共产党人“闹分裂”，他们力图证明，似乎正是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活动使得工人运动分崩离析。本卷所包含的内容又一次令人信服地提醒大家，这种论调完全是凭空捏造。造成工人运动分裂的恰恰是爱·伯恩施坦、亚·米勒兰和当时的美国工联领袖，因为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工人引上与革命相背逆的道路，这条道路

可能引起一次次惨重的失败，并且（在空前的范围内）使得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减缓速度。〔12〕如果这些企图没有能完全得逞，那只是由于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代表给了他们以坚决的回击。

要制定适合于新条件和新环境的工人运动新理论原理和政策，只有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而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深入地、真正科学地掌握它。同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是有继承性的。在它的发展中，每前进一步，都只有在以往的成就和发现的基础上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从它出现时起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现代革命工人运动大厦的基础的组成部分。

为了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去认识新时代的规律性，从中得出对未来的正确的政治判断并领导实现这些判断的斗争，需要具有特殊的品质：科学上的广阔视野，理论上的深邃知识，革命者的胆略和对原则坚贞不渝的精神，宏大的政治智慧和明睿的策略上的灵活性。

我们所描述的时代涌现了许多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印。时代本身产生了对这样的人物的需要——不是闹无政府主义的、把自己与生活潮流对立起来的个人，而是创造性地认识历史的规律、能够全心全意地为社会进步服务的战士。在这个时期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活动家当中，最杰出的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列宁。

关于列宁已经写了许多书。还将写出更多的书。而且我们愈向前进，就会愈全面地评价他所做的一切，就会愈充分地认识列宁天才的伟大和他的天才的源泉。

这些源泉是异常丰富和多样的。

首先必须讲讲俄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用列宁的话来说，它是经历过去的一切忧患困苦才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本卷以这样多的篇幅来讲俄国、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

俄国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重心，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有决定意义的阶级经验。那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恶意抨击这一经验，想把它说成是“局部现象”的人，不正以此表明了这一经验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时也表明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把它一笔勾销吗？

确实是这样。〔13〕反共分子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攻击之所以如此恶毒，不是由于它的特殊性，而恰恰相反，首先是由于它的内容对全人类和全部历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真正社会主义的敌人不能原谅俄国的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列宁，因为他们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用革命推翻资本的政权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避免性。

这一点实际上也决定了机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经验的不友好（说得轻一点）态度。的确，撇开别的不说，如果这一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践踏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是与工人运动的真正利益、革命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那它怎么能使他们喜欢呢？

正是在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预言俄国将有伟大的革命未来）诞生了列宁主义，这不是偶然的。

这是不是象列宁主义的敌人所硬说的那样，列宁主义是“纯粹俄国的”或者甚至是“俄国特有的”现象呢？当然不是！列宁主义诞生在俄国，但它吸收了世界的首先是西欧的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西欧工人阶级所认识到的、所完成的或者所准备的一切，对列宁说来，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是一项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对新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政策极端重要的新结论。换句话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学说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它吸取了过去的一切真正的睿智，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各种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给予了亿万群众的运动以自觉的性质，因此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列宁主义是风云变幻的新时代所产生的，这个新时代使脆弱者毁灭，但却使坚强者得到锻炼。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所以成为转折时期，不仅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性质，还因为这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列宁主义时期的开端。

从本卷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工作的时代与列宁开始活动的时代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坚实的基础和根本，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这就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历史歪曲者的捏造，这些捏造者妄图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活动之间找到矛盾并把两者相互对立起来。

当然，〔14〕马克思和列宁活动的时代不同，因而他们创造的重点也是不同的。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中止过革命实践活动，但由于历史的需要，他主要致力于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性，证明它必然灭亡，必然为更高级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列宁从帝国主义的条件出发，继续解决这一任务，但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缘故，他的活动偏重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的创造热情不仅表现于进行理论准备，而且还表现于在实践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马克思已经证明为不可能避免的那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因此，列宁除了对现实的客体方面进行最深刻的理论研究之外，非常注意研究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群众、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

但是，尽管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一脉相承，完全一致。

我们不想叙述本书的内容，但想简略地指出列宁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的杰出理论贡献中的主要之点。

列宁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涉及到新时·代·里·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增·大·。

工人运动潜在可能性的增长，列宁首先把它归因于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比重的增加。他写道：“无产

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①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大军的壮大，因为这支大军的人数“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而日渐增长……”^②

在这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列宁制定的研究无产阶级队伍扩大的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扩大，不仅是由于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也还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导致工人阶级新的活动范围的出现，最后，还由于那些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尚不属于无产阶级的阶层不可避免地要无产阶级化。这里所说的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15〕他们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如列宁所指出的，必然日益接近工人阶级。

列宁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队伍扩大的客观趋势，使得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占了自立人口的多数。显然，这为加强阶级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面前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但是不言而喻，工人阶级的前景的扩大，其原因绝不仅仅在于它的人数的增多。列宁指出，从这个观点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改变了的社会形势，是阶级力量的新对比，而产生这种新对比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

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它的革命性，而无产阶级的人数还比较少，组织不严密，没有自己的战斗的政党。那时，无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的最革命的因素，并且在客观上代表了所有劳动群众的深远利益，但还不能领导他们的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势开始改变。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丧失殆尽，逐渐形成以垄断资产阶级和大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8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96页。

资产阶级为一方、以全体人民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建立了政党和工会，从而加强了发挥群众领袖作用的主观能力。在本卷中可以看到，在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已经不仅在客观上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在许多国家里愈来愈成为把一切反对大资本的社会因素吸引到自己周围来的中心。

列宁注意到这一切事实，得出了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结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①

后来，列宁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时，发挥了这一思想，表述了当代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②〔16〕

这个结论对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坚持的论点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时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会长期堵塞世界上大多数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反之，列宁的结论由于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为全人类打开了广阔的革命前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后来不仅为我国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为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全部过程所证实。工人阶级虽然在许多国家里并不占人口的多数，但是却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所有这些国家永远摆脱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度。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43页。